

# 监利早酒,岁月沉淀的醇厚风情

□ 安 频

监利早酒文化,那真的像藏在岁月旮旯里的一本老黄历,历史的根根绊绊扯起来长咧。可以扯到清朝,说不定还能扯到更早更早以前。想当年,监利靠着长江边,在水路上那可是个要紧的位子。每天,天还没有完全亮,江面上就起了一层薄雾,跟纱子似的。打鱼的人迎着那凉飕飕、湿哒哒的江风,解开船缆子,就往江里头去了,开始一天的营生。码头的工人也老早就聚在一起,喊着号子,嘿咻嘿咻地搬那些堆得像山一样的货,那脚步子踏得邦邦响,踏出的都是生活的苦与甜。为了驱走早上的寒气,提提神,壮壮身子,他们慢慢养成了大清早喝热酒的习惯。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驱寒法子,哪晓得日子一长,就像在土里生了根,长成了监利人骨头里、心窝里的一种早酒文化。

早酒的吃喝,那就是个香喷喷的味觉“大观园”。土锅牛肉放在土瓷盘子里,下面用酒精小火慢慢煨着。热气冒出来,就跟会跳舞的音符一样,飘飘悠悠地在早上的空气里晃悠,一丝丝地往人鼻子里钻,把人的馋虫都勾出来了。卤味鳝丝的卤香醇厚得很,肉又紧实又滑溜,每嚼一口,都像是在嘴巴里头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宴会,那味道在舌尖上蹦跶,让人着迷得不行。豆腐圆子圆滚滚的,像一群乖兮兮的小伢,豆香浓郁得不得了,口感嫩得像绸子,轻轻咬一口,家的味道就满嘴巴跑,把在外头晃荡的人的心思都拽回来。牛骨地汤就像个见多识广的老师傅,奶白奶白的汤,醇厚得像是用日子熬出来的精华。喝一口,感觉从嘴巴暖到了心窝子,浑身都舒坦。土火锅那可真是花了心思的,精致的瓷碗里头堆满了烧得红彤彤或者卤得油汪汪的

菜。吃的人围坐一圈,眼睛都盯着锅里头翻腾的汤,菜在里头煮得油光水滑的。一边煮一边吃,热乎劲儿一下子就起来了,说笑声和饭菜香搅和在一起,活脱脱的就是一幅热热闹闹的生活画儿。牛肉煲呢,就像是江湖好汉聚在一起의盛宴,牛肉的香、牛肚的脆、牛筋的糯,各有各的味道,吃得那叫一个豪爽洒脱。监利是有名的“中国黄鳝美食之乡”,鳝鱼面、青椒鳝丝这些菜,味道真是一绝,鳝鱼的鲜和调料的香裹在一起,让人吃了还想吃。

在监利,早酒可不单单是吃个饭、喝个酒,那是一种过日子的法儿,是一根把人串在一起的绳子。大清早,太阳才刚刚冒尖,还带着点懒洋洋的劲儿,城里大街小巷的酒馆就热闹得像炸开了锅。人都围坐在那些堆满了故事和回忆的桌子边,桌上摆满了香得让人流口水的菜,一杯杯清亮亮的白酒,跟睡饱了的小精灵一样,散着醉人的香气,好像在等着人打开话匣子,说说新一天的事儿。

老夏,一个四十好几的中年人,每天早上准点钻进他熟得不能再熟的酒馆,雷打不动地喝早酒。日子在他脸上刻了不少印子,他老是和那些一起混了好些年、知根知底的老哥们儿坐一块儿。几杯酒下肚,嘴里就开始念叨过去的事儿,那些年轻时候的荒唐事儿、冲劲事儿,还有一起熬过的风风雨雨、酸甜苦辣,都被这早酒勾了出来,你一言我一语,过去的日子就跟活了过来一样。

年轻人小李,难得有空の早上,喊上几个要好的朋友,跑到这有烟火气的酒馆里头。他们一边大口吃着好菜,一边兴高采烈地唠工作上的新鲜事儿。职场上的那些难处、突破,还有碰到的机会、长の本事,都在这松快

的氛围里倒了出来。他们还会唠些生活里的小事儿,像是哪天出去玩的趣事儿,家里养的小动物的憨样儿,酒馆里头都是他们的笑声,早酒让他们的朝气更足了。

再说说这早酒对人的影响,酒馆里头有几个常客,他们的事儿给早酒文化添了不一样的颜色。

老吴,平常喜欢写毛笔字,虽说是业余爱好,但他爱得深。每天早上,他要在酒馆喝几杯,有点晕乎了就回家。这时候,他把纸铺开,墨研好,手里的毛笔就跟有了魂儿一样,写出来的字又飘又灵,比平常多了好些酒脱的味儿。就跟李白喝了酒写诗一样,老吴这酒后写的字,每个笔画都透着早酒给的那股子劲儿,在纸上显出早酒文化和传统艺术碰撞的奇妙火花。

老周,喜欢写文章,总是在文字里头找安慰。早酒一喝,肚子里的墨水就像开了闸的水,灵感止都止不住。看他,眼睛有点迷糊,坐在酒馆角落,手指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子,嘴里嘟嘟囔囔的。没一会儿,一首打油诗或者一篇散文就出来了。虽说不像大文人写得那么漂亮、讲究,但是满是生活的本味儿,还有对日子的真心感受。“酒逢知己千杯少,话不投机半句多”,老周这醉醺醺写出来的东西,有李白的那种豪情和随便,字里行间都是早酒给的灵感 and 心思,在这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里,活出了自己的文学梦,旁边的老哥们儿看了都忍不住叫好,也给这早酒时间添了点文化气儿。

老张是个拉二胡的高手,二胡在他手里就跟个伙计一样,顺溜得很。每次早酒喝完,身上热乎乎的,他就把二胡拿起来,摆好架势。今天这酒一下肚,琴弦一抖,拉出来的

调儿就跟会说话一样,像阿炳再世。《二泉映月》从他手指间流淌出来,一会儿高一会儿低,一会儿急一会儿缓,每个音符都像在讲过去的故事,又像在说早酒带来的那股子沉醉劲儿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,老张用他的二胡,在这满是酒香的早上,拉出了让人心里头打颤的曲子,听的人都掉进这音乐里,感受着早酒和曲艺碰出来的特别味道,也给这平常的小街小巷子添了一抹高雅。

老戴是生活在底层的出力人,当过工人,后来下了岗,搞过搬运,打过零工,摆过小摊,一辈子除了喝个早酒,也没别的爱好,好不容易熬到可以领退休工资了,却被儿子任命为“招孙办”副主任。老戴还真不含糊,乐此不疲,一周五天戒了早酒,只有周末才会去会那些老友。嘿嘿,老戴还挺高兴,说少喝多知味。

极少数人喝高了酒就控制不住自己,说话没了个把门的,手舞足蹈的。这情况虽然不多见,但也确实给早酒的和诣氛围添了点不和谐的音符。

说到监利早酒往后咋发展,这可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咱得像溜弯烧烤、天水麻辣烫那样,把名声传出去,让更多的人晓得监利早酒的好,给本地经济文旅多注入点新活力。

酒的价格得公道,只有价格公道了,才能长远地发展下去。还有那些小餐馆,服务一定得周到,让来吃早酒的人都觉得舒服、满意。只要我们守住老传统,再想出些新点子,把早酒文化和现在的生活揉一块儿,加点健康、时尚、文化的料,监利早酒肯定能变成这块地方一张亮眼的文化牌。让更多的人来尝尝这用日子酿出来的味道,感受早酒里头的人生百态和人情味,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!

前天,和朋友一起逛滨河公园时,看到临河岸边,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红色风景带,红得像火一样,与晚霞交融在一起,美得让人陶醉。

朋友问我:“这是什么树,简直太美了,从来没见过,怪不得这里会成为网红打卡地。”

“这是乌桕树,又名蜡子树。我们老家叫木子树。这种树我也有四十多年未见了,都以为绝迹了。”我抬起头端详了一会,告诉她。

“为什么? 这么好看的树。”她问。

见她一脸好奇,我却一时语塞。说实在的这话题还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。最后,我无奈地对她说:“这事你还得让我好好整理一下思绪,准备充分一点,再给你讲有关乌桕树的事。”

于是,她高兴地说:“你是说话做事都很讲究的人,凭我对你的了解。这树,肯定有故事,我很好奇。”

就她这么一说,真的勾起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。乌桕树,又名腊子树。但老家人都叫木子树。木子树是红红火火、多子多福的象征。

在故乡的祖屋园子里,曾有一棵两个人合抱的乌桕树。乌桕树在我出生的时候就耸立在我们家的园子里了。听爷爷说,这棵乌桕树

是他的爷爷栽下的,算起来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

它驱杆挺拔,枝桠弯曲盘桓,树冠犹如一把大伞盖。它就在我卧房南边靠窗的空地里。春天来时,枝间梢头第一时间冒出点点新绿,与池塘边的柳树交相辉映,像极了小时候吃的芝麻棍子糖。

夏日,青翠欲滴的叶子挂满树枝,遮天蔽日,枝上还缀着一串串花莢,淡香幽幽。各色各样的鸟儿都来抢占地盘筑巢。在众多鸟巢中,最出类拔萃的是丝麻雀的巢,它像一个歪把葫芦,高高地挂在一根倒垂的细枝上,简直就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工艺品,风起时,便荡起了秋千。看见鸟妈妈采食回来,小鸟们便探出头来,张着镶有金边的小嘴等待鸟妈妈哺育。不到两个月,小鸟儿就爬出了巢穴跃跃欲试,振动羽翼还不丰满的翅膀,在枝间飞翔。当我读书写字累了的时候,就会放下手中的纸笔,望着它们发呆。有时,还心生羡慕:唉!鸟儿多好!有妈妈喂食,又没有家庭作业要做。心烦的时候坐在窗前,吹一阵凉风,很快就会平静下来。

秋天,树上的叶子由下而上,由外到里,渐渐变成金色。等到深秋时,就像一座金色的圆

## 乌桕树

□ 朱 岩

顶宫殿,在艳阳下闪闪发光。这时,树上的果子已开始成熟,由原来的青色变成了黑色,像珍珠一样串在一起,引来了许多争食的鸟儿。最爱吃乌桕树果子的,就是讨厌的乌鸦。乌鸦不但好吃,还时不时在争抢中发出“哇、哇、哇”的乱叫,声音又大又刺耳。后来翻看资料时才知道,其实乌桕树的名字与乌鸦是有渊源的,因为乌鸦特别喜欢吃它的果子,才叫乌桕树的。秋天,也是小伙伴们和鸟儿争抢果子的时候,一般低一点的果子都被我们收集起来,做弹弓子弹用,这个弹弓可不是橡皮筋做的那种,而是一根短竹筒加一根竹片做的子弹枪。

初冬,霜雪频降,乌桕树的叶子由浅红,变成玫红、绛红,再到深红。从远处看,乌桕树就像母亲晾晒的一床巨大红花被子,高高地被在树上,在冬日里格外显眼。每当放学回家,我便会背着书包,在这如火如荼的落叶上来回打滚,或在周六周日躺在上面晒太阳。只要看到它就觉得浑身温暖。到了隆冬时节,万木凋零,乌桕树上偶尔还挂着几片红色的叶子,宣示着它们的顽强。而枝头上被吃剩的果子,已脱去了黑色的外衣,展现出洁白的身体,像一

朵朵圣洁的白梅凌寒绽放,傲立苍穹。偶而,也有几只阳雀立在枝头,欣赏原野的景观。

初中快毕业时,队里花了一天一夜放倒了我们家的乌桕树,说是已经遮到了生产队的庄稼,一定要割掉。

夜里,队长敲门进来,在昏暗的油灯下和父亲聊到半夜鸡叫。听说队长给了父亲二十块钱,要父亲把乌桕树送到队里做了平田的抹布。留下的枝桠,父亲做了一套桌子板凳。其余的锯制残渣进了灶门,当柴火烧了。

乌桕树从此消失在我的视线里,成了一段迷失在时空的往事。

改革开放后,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城市的大街小道旁,公园里落叶植物一扫而光,香樟树、玉兰树、大叶女贞这些常青树盛装登场,一些我们小时候能见到的传统树木几乎销声匿迹。

没想到四十多年后,在城里的公园里再次见到了乌桕树,它像个大家庭,整整齐齐排满了滨河岸边,高高矗立,在天际中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,与晚霞一样红得像火,吸引着无数人在这儿游览拍照。也许,多少年后它们在这生根开花,儿孙满堂。

我的外公名叫宋传理,字号顺成,监利程集人,故称“程家集”。生于清光绪24年(1898年),七岁拜师发蒙,读私塾十年。于1915年考入武汉一中。毕业后,回家在程集宋氏宋祠办私塾,教书为业。当年是宋氏宗族族长,一生爱好诗词歌赋,精通书法,擅长唐楷,隶书、行草皆集大成,程集十里八乡的读书人,堪称外公的书法是神来之笔。1948年因病回家休养至1950年病故。

听我三舅讲,修建程集那条石板路东头的魏桥时,外公慷慨解囊,带头捐了不少银元。在当地老百姓心中,外公有才华又有风度,是一个悲天悯人、忧国忧民的进步教书先生,德高望重。当年生活在程集古镇上的人们都知道,外公有一个“复兴中华民族”到夙愿。

记得有一件事,至今令我们后辈难忘。记得那是关于给孙辈起名的事宜,请来了诸多亲朋参加。当时有人风趣地说:“您老人家盼孙切切吧!”外公含笑不语,对三个舅舅严肃地说:“复兴中华民族,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。等你们结婚生子后,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,把‘复兴中华民族’这六个字用在你们儿子的名字中,教育他们从小好好读书,长大报效祖国……”

后来,我的三个舅舅陆续结婚生子。大舅有三个儿子,大表哥乳名叫“复兴”,二表哥叫“中兴”,三表哥叫“华兴”;二舅有四个儿子,老大乳名叫“民兴”;三舅有三个儿子,最小的儿子乳名叫“族兴”。就这样,舅舅们没有辜负外公的夙愿。如今,五位表兄弟以自己拥有富有“复兴中华民族”特定含义的名字,倍感光荣和自豪。

每每想起我的外公,不由敬佩且怀念。但我从未见过,在我出生前,外公已作古多年。小时候每到暑假,三个舅舅轮流步行来郝六接我去玩,程集古镇留在我童年记忆中。 2019年初秋,我们江陵作协赴程集采风,走在熟悉的石板路上,竟有人叫出我的乳名,真的感到十分亲切。

有关外公生前的故事,都来自口耳相传。听外婆邻里讲,外公身材魁梧,儒雅随和,爱穿长衫,擅长书画,爱交朋友。在十里八乡人脉广、口碑好。外公生前经常和进步人士聚会,讲起话来口若悬河,掷地有声,时常博得阵阵喝彩。当我长大懂事后,才真正读懂我的外公。他的一言一行,源自拥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,以及对祖国清蹇的爱。

我的母亲在宋氏家族是独女,外公外婆视为掌上明珠。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旧社会,外公打破世俗传统观念,没有让母亲的双脚裹成“三寸金莲”,而是将她送进学堂读了几年私塾。母亲每次讲到外公,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: yaya(音译,是监利人对父亲的称谓)对我疼爱有加,从不让我受点委屈……”不觉间,外公生前的点点滴滴,如一幅幅清晰的油画历历在目,总是那么亲切。

外公,朴实如他厚重的监利乡音。当我会审视自己的时候,便认定我的善良、好学、质朴、爱交友……都是来自于外公的遗传。纵然外公离去好多年之久,但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后辈,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物质上的财富,却留给后辈子孙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
## 最美的时光

□ 魏叶子

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段被珍藏的时光。对我而言,便是与奶奶一同度过的童年岁月。那时的我,没有被电子产品占据空闲时光,学业也轻松,每一天都如同彩色的气泡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记得那是一个春风和煦的午后,阳光斜洒在田野上,金黄的麦浪随风摇曳。我与奶奶手持一只五彩斑斓的大风筝,站在那片熟悉的麦田边,奶奶轻轻地教我如何调整风筝的角度,如何放线与收线。我全神贯注地听着,双手紧握着风筝的线,当风筝冲破地心引力,飞向那无垠的蓝天时,我与奶奶的笑声也随风飘荡。那一刹那,仿佛整个世界都为我们驻足,留下最纯真的欢乐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已长大,离开了那个小镇。但每当夜深人静,或是节假日与家人团聚时,我总会想起那片麦田、那只风筝和奶奶慈祥的笑容。那段时光如同甘甜的泉水,滋润着我的心灵,给予我无尽的温暖与力量。每当我在生活中遭遇困境,都会回想起那天的阳光、那片麦田,以及奶奶那鼓励的眼神,给予我勇气与信心。

那段与奶奶共度的时光,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篇章。它教会了我珍惜、感恩和坚韧。

如今,虽然我们没与奶奶住在一起了,但那段记忆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,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每当我闭上眼,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份深沉的爱与温暖,那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时光,也是我永远的牵挂。

